



■ 当年制作的回丝画“卧虎”

我的收藏品中有一幅回丝画《卧虎》，它是40多年前我自己制作的。每次看到这幅画，总会让我回想起以前的那些事。

我从小学起喜欢画画，更喜欢上美术课。在上海洋泾中学读初中时，还担任学校的学生美术组组长。作为66届初中生，当时毕业前有一次考艺校的机会，我报考上海轻工业学校美术班。记得这是一次无主题的自创绘画考，我画了一位知识青年打起背包向前方，背景是广阔的群山田野，自感满意。可惜不久后“文革”开始，报考之事也没了音讯，我也如画中人一样，打起背包来到了崇明农场。

1975年，我从崇明农场调到上港八区做了一名装卸工，在装卸三队入党。大约1981年，我从装卸队借调机关工作，恰逢工会筹办职工艺术文化节，一下触发了我的美术爱好，我尝试创作回丝装饰画，因为机修车间工人揩机床都用回丝，取料方便。一大堆五颜六色的回丝摆在面前，创作什么主题呢？我左思右想，决定以“虎”为主题：一来我是1950年出生的，生肖属虎。二来老虎色彩丰富，用回丝制作更能展现皮毛的质感。三是我参加工作后一直在第一线干强体力活，并且带头打硬仗，老虎可以展示男子汉的坚强。

主题确定，我从画报上选了一幅老虎画作为范本，选了一块三夹板作为基板，拿起镊子开始制作。可很快发现回丝放在三夹板上很容易滑动，制作困难。于是我琢磨先把白胶涂在夹板上，再用一些绿色回丝粘成底色，这样就不易滑动了。夜深人静，我在灯下一层层铺垫，一丝丝调整。经过几个夜晚的奋战，一只斑斓猛虎呈现出来。深绿树丛中，卧虎长啸，威风凛凛。这幅“老虎”回丝画在职工艺术节亮相后大受好评并获奖。

后来，我从上港八区抽调到上海港务局机关工作。上海港的职工艺术文化舞台更大，我参加了上海港职工收藏协会并担任副会长。我寻思将自己的业余火柴收藏爱好和企业文化有机结合起来，于是用10万根火柴梗，按1:300的比例，制作了上海港模型。这件作品取名《金色的海港》，由现代化码头和集装箱巨轮组成，艺术性地展现了百年老港装卸繁忙、蒸蒸日上的情景。

2003年，上海港国际集装箱吞吐量一举突破1000万标准箱大关，港务集团在外高桥码头举行庆祝活动，我的《金色的海港》应邀展出。

40年过去了，我曾三次搬家，但这幅《卧虎》回丝画一直挂在家中。每次看到它，总会让我回忆起那些年在港口码头多装快卸、力争第一的经历。

## 信鸽足环上的记忆

◆ 蒋仲铭

我一直珍藏着15枚20世纪90年代的赛鸽足环和证书。足环因年份和赛事而颜色各异，绿环代表1992年，黄环属于1993年，白环是首届东亚运动会全国幼鸽大赛的专用足环。足环是信鸽终身不离的记号，足环证则是会员拥有信鸽的所有权凭证。我国最初的信鸽足环由省、市级信鸽协会自行制作，从1990年开始，实行全国统一足环。我收藏的足环为铝塑材质，直径8毫米，高10毫米，环上印有蓝天白鸽的中国信鸽协会会徽，以及地方名称“浙江”和编号。三十余年来，我几经迁徙，每当整理旧物时，那只存放足环和证书的小铁盒会时不时地跳将出来，勾起我的记忆。

那时，我在浙江工作。1991年秋，我来沪出差，资深鸽友赵兄送我一对成年信鸽。80后的儿子从小喜欢动物，鸽子入门自是大喜过望，我们一起在阳台上把一只鞋柜改成一简易鸽舍，“菜鸟”如我也加入了信鸽协会。三个月后，两只毛茸茸的小精灵破壳而出，套上足环的幼鸽，首次披甲出征竞翔长兴的东亚短程赛。次日，我目睹“兄妹俩”凯旋。初战告捷，信心倍增，便在阳台一隅划出几平方米的场地，搭起一



间颇具规模的鸽棚。又是赵兄锦上添花，其时，他因工作变动而忍痛割爱，将位于沪西鸽巢内的二十余羽优良信鸽赠送给我。它们中既有勇飞三门峡取得好成绩的“中跑名将”——墨雨点，也有放翔天水耗时半年的“马拉松健将”——花麒麟。“墨雨点”是赵兄的最爱，它羽毛光滑细密，眼志粗犷，鼻瘤紧扣，骨骼发达，翅翼坚挺，颇有几分鸽坛帝王“西翁系”的遗风。想当年它貌不惊人，是赵兄慧眼识珠，于沪南体育场（当时鸽市）的地摊上以低价收入囊中，经赵兄精心培育，“墨雨点”曾跻身三门峡飞上海1000公里赛前30名。是时，“墨雨点”刚从新安飞上海1000公里赛凯旋，握在手中仍不时“咕

咕”鸣叫，像是对人诉说征途的艰辛和胜利之喜悦。赵兄还有数羽远程赛鸽在“西征武威”的归途中，他承诺一俟归巢定当相赠。那天赵兄寄宿寒舍，他时而为我指点鸽经，时而参照获奖证书选种配对。那晚我们很兴奋，我用当地出产的善酿酒款待赵兄。醇香的美酒，共同的爱好，我们畅怀豪饮，一醉方休。

为了赵兄的嘱托，更为了一份责任，我们一家与鸽结缘，生活由此变得紧张忙碌而充满情趣。记养鸽日志，定向驯放，乐此不疲；拌盐土，做假蛋成了儿子的“课外作业”；更是黎明即起，洒扫庭除。周日，我骑上车，带着儿子，捎上鸽子来到郊野，当我打开笼子的瞬间，鸽子们展翅一振，倏然冲上蓝天……放飞鸽子，仿佛是在放飞希望。

从幼鸽的嗷嗷待哺，到亲鸽的辛勤育雏，养鸽使我们体悟世间的温暖；从为赛鸽套上足环的激情一刻，到等待英雄归巢的急切守望，养鸽使我们几多欢喜几多忧。

养鸽带来乐趣，也为我赢得朋友。我的信鸽血统上乘，曾羡慕一众鸽友，鸽会会长成了我的挚友，我也不吝啬，频频输出种蛋与鸽友分享。我撰写的《“浪子”花麒麟》一文还有幸登上了当年新民晚报的“花鸟虫鱼”版。

人生的轨迹就像足环之圆，90年代中我又回到了出发的原点，举家复归故里。我心爱的“和平天使”在完成了最后的翱翔后，得以“完璧归赵”，投入旧主麾下。忆及我与赵兄的君子之交，是那么纯粹而淡泊，在讲究价值发现的当下，似乎不可思议。15枚足环，因见证一段情缘和友情，成为我心中最美好的记忆之一。

## 加彩瓷雕·滑冰

◆ 蔡一宁

北京冬奥会比赛正酣，举国上下都在期待各国冬运健儿赛出成绩，赛出水平，赛出风格，让奥运“更纯粹、更人性、更团结”的理念成为世界发展进步的主旋律，让“和谐发展，合作共赢”成为人类向往和追求的共同目标。我也因此回忆起去年9月在景德镇中国陶瓷博物馆见到的一件加彩瓷雕作品《滑冰》。

这件瓷雕高23厘米，造型优雅，瓷胎紧致，色彩纯正，小器大样，精美可人。它是景德镇著名陶瓷雕塑家曾山东的作品，创作于20世纪50年代末。据了解，当时正值北京举办首届全运会。为迎接这次体育盛会，景德镇陶瓷雕塑家精心创制了一批以“发展体育运动，增强人民体质”为主题的瓷雕作品，其中曾山东创作的《滑冰》格外引人注目。作品中人物开脸饱满，双目炯炯，短发微卷，绿裙飘拂，双臂展开呈飞翔状，仿佛能看见她身后冰刀滑过冰面留下的那道美丽弧线。而一旁陪衬的红色坐狮壮硕威猛，披金挂银，含笑抗踩绣球，与运动员形成动静结合、刚柔相济的艺术效果。

曾山东生于1926年，江西丰城人，1952年进景德镇陶瓷美术合作社工作，1961年被授予景德镇第二批“陶瓷美术家”称号。他把父亲创立的“瓷雕曾”技艺发扬光大，先后创作出《雷



锋》《梁红玉击鼓》《林冲夜奔》《伟大的胜利》《边防战士》《西游记》等众多优秀作品，有的被博物馆收藏，有的被选作国礼。

山秀园石是一个新品种，其质地与色泽的优劣相差较大。好的山秀园石质地细腻脂润，微透明，有红、黄、白等色，红如蜡烛，黄似蜂蜡，石中时有黄色的砂粒或砂团。一般的山秀园石质地比较坚硬，黄、白、棕褐、黑色相间，或成夹层状，深色石的肌里常有同类色的小砂粒。质地稍粗的山秀园石，往往不透明，含砂粒，其色泽与纹理很有特色，在白色或淡黄色的石体中，有红、棕、黑等色层断断续续地相连或相夹，有的如满朝霞，有的如山石滩下的流水，饶有情趣。

这件《富甲天下》甲壳虫摆件长9厘米，宽5.5厘米，高4厘米。其色有三层，上面赭色部分雕了两只甲虫，中间浅灰色部分雕了一张荷叶，底部黑色部分为土壤。事实上，甲虫形象在古玩中不仅常见，而且造型丰富，不同造型的寓意也有一定差别，比如一只单独的甲虫，就被人们寓意为“富家”或者“富甲”。有的甲虫比较调皮，喜欢爬到树叶的尖端，这样的造型常常被解释为“富甲一方”。还有的甲虫更是厉害，它们会爬到顶端，用居高临下的态度俯视下面，这样的甲虫造型被解释为“富甲天下”。至于作品中的荷叶则有“和”的寓意，可见这件作品的寓意相当美好。

甲虫或甲壳虫是鞘翅目昆虫的俗称。全世界已知甲虫约33万种，中国已知约7000种。鞘翅目是昆虫纲乃至动物界种类最多、分布最广的。甲虫的成虫和幼虫一般均为咀嚼式口器。幼虫多为寡足型，胸足发达。因生活习性不同，甲虫脚的构造也有不同。有的腿节发达，适合跳跃；有的有毛，适合游泳。我收藏的这件《山秀园石·富甲天下》不仅外形逼真、形象生动，是一件颇有趣味的观赏摆件，也可作为文房用品中的镇纸使用。



## 山秀园石·富甲天下

◆ 原野

## 从一枚铁质象棋说起

◆ 柳艳海

我对古代象棋很感兴趣，也陆续收藏了一些相关物品，在一次古玩交流会上偶然看到一枚铁质“象”字棋子，便果断买下。

关于象棋起源说法很多，有人说起源于埃及，也有人说起源于希腊。一些国内的专家学者认为象棋最早是由春秋时期的六博棋演变而来，战国时的《楚辞·招魂》中有“菑蔽象棋，有六薄些，分曹并进，迨相迫些”的句子。这里的“象棋”就是指“六博棋”。六博棋双方各六枚棋子，后来棋子数量逐渐增加，到唐代，象棋有王、车、卒、马、士、象6个兵种，棋子是立体的，有点像如今的国际象棋。到宋代，象棋变为32枚棋子



■ 青铜质地的棋子“炮”，背面图案是投石机

（双方各16枚，分别是1将、2士、2象、2砲、2马、2车、5卒），棋盘横十竖九，和今天基本一致。

为了区分阵营，宋代象棋棋的一面是字一面是图案，比如：“将”是一个头戴纱帽，腰佩长剑，坐在帅椅上的官员；“卒”的图案较多，有持长矛的，也有拿刀剑的；“砲”则是投石机。

有关辽金时期象棋的文献较少，从出土文物上看，大体与宋代相似。

到了明代，在象棋棋谱的搜集整理方面取得了突出成就，《梦入神机》《橘中秘》《适情雅趣》《自出洞来无对手》《金鹏十八变》等棋谱都出自明代。明代象棋棋子比清代略薄，其中“砲”去掉了“石”偏旁，就是一个“包”字。

清代是象棋的兴盛时期，涌现出《百变象棋谱》《心武残编》《竹香斋》《梅花谱》等一大批棋谱。清代象棋里的“炮”和“砲”同时使用。

回过头来再看我收藏的这枚铁质棋子，它的直径约2.4厘米，厚约3毫米，两面都是“象”字，所以应该是以颜色区分阵营的，可惜这枚铁“象”锈蚀严重，已看不到任何彩料的痕迹。